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九

明故叅政崔公墓誌銘　明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於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

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欒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於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於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凡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

乙酉公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參政敭歴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蓽力致青雲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氷蘗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於子孫至令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令人凡少貧者貴顯必婁而公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珖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

出旦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曰出拾馬遺淑人李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豎閹干政妖僧蠱惑援芘憸壬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令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秘密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擬升則綴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孝宗即位

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猾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鑰謹簿書節浮屠省游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埸覈徵税平徭役鋤豪横招流逸墾荒閒實廪庾乃始葺廨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公涖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豊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覯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

盡獲其貪狀黙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闗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内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與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參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宫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夥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

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鋭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常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於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緼輪奂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内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顔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禄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耶嗚呼傷

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鉉次鈛女亦三長適丁壐千户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泮女六長適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梟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

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井渫終食衆賢肖德有璦有寔妥公兹域聚靈發祥虎變鷟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

乎

儀賓左公合葬誌銘　李夢陽

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塋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死塟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

國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塋既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為嘉靖九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逄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於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

炎方已而丞擢尉氏知縣擕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
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為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
府云公脩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
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甚都入則引
醇飫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
疾舁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禮
奉姑暨夫無殊於家人喚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邵面
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身怒不

至詈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閾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過痛瘻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冢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駁左騮左駟左騏俱孺孫女初歸於李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盧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

田有弗獲黃矢閟之種有弗菀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

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茲陰茲驅神役祇由本逹支以乘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覿厥成

明故宗人府儀賓左公遷塟墓誌銘 李夢陽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塟白塔兒原梨園中塟二十二年而為正徳五年於是始徙於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西四百步而近李夢陽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予今恐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曾祖曰左東吴稱堂

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為知州公知州公為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許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為其孫廣武郡君壻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為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為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

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為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獨張盖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䆫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顧獨敬重公以公才行固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畫令禄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輙騙其金資居無何將軍貧債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輙又日譁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

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畀其直與債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即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强起坐會氣絕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爲佛也

力主坐塟於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璠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卑稱盖咸莫克成我公塟事公卒十四年而國璠卒塟之又八年國玉卒將塟國璣號哭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塟者所以妥體魄而棲靈神也乃我父恐營營建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徙於令墓塟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脱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毿毿皤矣卒其二

子四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公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我田公乃置酒召諸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慚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即令堊地云葢左氏三世異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並塋其子銘曰

下不埶黄泉上不見白日既而妥之公以室

高處士合葬誌銘　　李夢陽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彦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葬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為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啟處士竁合焉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黟縣又知東光次曰璐從弟提𣪠之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

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惑贗成真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霍輙歛讋慕效稱賢或峩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又嗟羡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悃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闇汶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今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闇汶人也夷攷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為

歡事其二兒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鞭或道旁伺顔色葢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説先王然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珦丞東明也強逆處士官邸處頟曰吾自不入公府令公府居耶會舊令代之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之已而曰君似弗如也令嘆服其直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弟見之為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

猶一家斯葢足為溥風矣倶氏者岩之女也事姑猶夫事毋事二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倶與處士計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諸處士謝處士不受諸倶謝倶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君子謂夫婦者足為媲徳駢羙者矣而顧咸闇汤闇闇弗彰吁足傷矣足傷矣珣之知東光也亦强逆倶倶弗往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耶人言倶即老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答不踰閾出則

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洧人也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幟遂徙大梁從民義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

墨不能朱石不能糜松栢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囏驗秉覲頤我躋彼蹶彼昭我晦匪材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民良高恰布衣孝弟直方閭里起敬閨人贊襄藏獲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曰季

孰知冀缺不有景升孰欽龎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處士松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予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耶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泊賢而文實主乃塟事來速銘而處士弟瑀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並掇拾為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琥字

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頴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迺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藴為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衾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狀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

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至千金顧盡散諸弟男女及族人若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為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蒔蓉菊亭旁更為詩先後所為詩積萬餘數造詞巉削棘澁大類黄韓亦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宫雜商若敲金戞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簷帽非名士而罕與徃來葢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

吾死稱為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薛翯側室潘氏生子鏳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斂不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柩又曰死即反塟母殯鏳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

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生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璐瑀及珙璐至參政珙為

縣令瑞才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惟瑞紼挽於乎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徳孤敦實斂華獨行不疑人皆刲刲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於玄所從父母祖

梅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令死耶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令死耶於是趣駕往弔馬門有懸紙繐帷在堂演也擗

踊號於棺側李子反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
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
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於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
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
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
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為演
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
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焉益

者必之馬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耶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别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

酒又善歌耶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内明日造梅山邸款馬汴人有貴客欲其歡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痺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弼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歙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目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為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回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

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朵朵艷丹霞愛爾真忘寐闈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於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歙也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

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
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
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
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塟
某山之兆銘曰
崎嶔巇巇人謂非險淵洄潁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
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吁嗟鮑子胡不汝悲胡不

汝思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李夢陽

宜人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陜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温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妁婚妁咸不之婚也

曰教授微而貧及竕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並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耶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陜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户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孝宗皇帝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勑命壬戌李

子榷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挐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瞿冠翠翹揚帔曳裙見馬其行于于也皙而頎瑱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令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户部員外郎會今皇帝上兩宫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事

出李手明年正月蔫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矣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泝河行値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没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搆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徙於潯陽是年李子

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耶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潁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寤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襻在上李子覩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

徃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令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
賓至令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徃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令
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徃醯醬鹽豉弗乏也令不
繼舊矣鷄鴨羊豕時食令食弗時瘦矣妻在內無嘻嘻
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令扃內嘻嘻矣予徃不識衣垢
令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
師令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人徃予有古今之惼難友
言而言之妻令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

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柏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把裏右嵩前賴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風亦既考終汝曰咈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夫人賈氏墓誌銘　李夢陽

夫人賈氏者輔國將軍鍚夫人也夫人蓋通許人父曰賈宏滄州判官母曰王氏判官父恪布政司參議參議父麒封監察御史監察父鑽鉛山知縣判官弟定按察司僉事定弟宗宗人府儀賓賈氏蓋四世甲郡中而夫人者會又輔國輔國者鎮平恭靖王孫而七鎮國者子也七鎮國女弟又配儀賓宗接姻重戚賈氏貴盛矣而夫人乃顧謙約孝敬沈慧姑田夫人者嚴人也杖人不

百不止夫人事之顧事事當姑夫人意歡其心輔國者見夫人事事當姑夫人意也於是悉家事委夫人夫人即又事事當輔國意懽其心於是輔國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夫人視諸妾子女無殊已子女於是又盡當諸妾意懽其心而夫人子河詩書文雅謙約孝敬沈慧又盡如夫人故君子謂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諺曰胡荾不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今以賈夫人觀之信哉初夫人童時面盆中嘗見軿幢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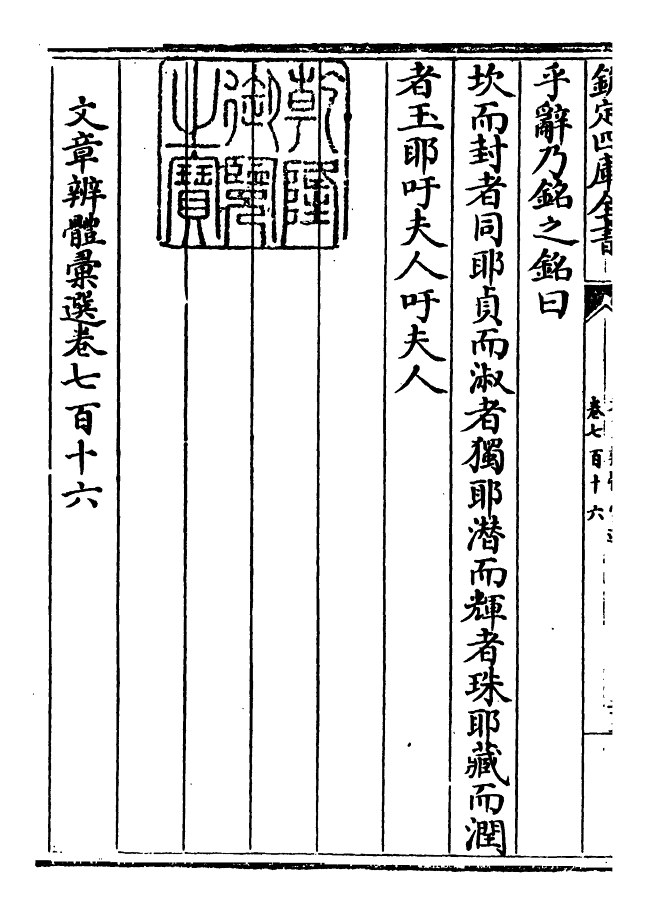
蓋之形鶖揖謂人及長家人夢人送夫人以霞帔而斂
事定時知絳州亦夢之故賈氏諸女無如夫人貴者然
天固定之矣夫人生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
弘治七年十二月歸輔國正德元年奉今皇帝誥封夫
人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一歲夫人疾
革也猶力起頮櫛坐于河暨諸子女侍涕泣問夫人弗
答也徐而曰吁予侍汝父二十七年矣今幸全而終吾
目瞑矣吾伯叔姊妹者八也支離而夭折者多矣而吾

幸而為夫人有子若孫吾尚有憾耶河間之愈益慟有聲夫人曰河毋慟也人孰非死者矣既而曰取我服用珍綺諸物來於是盡散諸子女妾者會輔國亦傍涕泣問夫人曰終事慎而已永久之徒事觀美無益也輔國又問夫人笑而曰君處閲損單衣耶何問之數也竟無悽色哀鳴馬將絶曰取命冠服來此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於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令觀賈夫人臨絶而不亂女之君子耶而輔國昨見予則曰夫人

蓋名瓚英云曰咸英者僉事定女也爲時知縣妻時知縣死賊也其妻見賊而後死之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如不見賊而死之爲愈也李子曰予讀列女傳見其捃摭賢淑六種是分未甞不嘆婦材之難也今觀賈夫人生平之懿臨絶之音不爲全乎雖然其壽啇矣與之角者將去其齒乎輔國與其子河請李子請曰夫人以卒之年十二月一日葬城東白塔原願先生銘之李子曰予徃聞夫人而甞嘆婦材之難也銘烏

手辭乃銘之銘曰

坎而封者同耶貞而淑者獨耶潛而輝者珠耶藏而潤者玉耶吁夫人吁夫人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

王淑人墓誌銘 明崔銑

太史氏曰春秋常事不書禮内言不出閫門之事君子自考其徳者也前史言列女者或以辯言或以書史文字廣獵聞異而不知其長亂李勲鄙曰予姻陳都指揮

紀長厚人也君繼妻王淑人宮女也事太皇太后上即位放宮女千人淑人歸陳君當是時陳君有父老矣有三弟有室矣有子一女二㓜矣淑人咸宜之蔑有間言陳君無他子淑人每飾少姬令御於陳君姻族貧及有喪不克襄必告於陳君周之必以厚其自奉尺布以上不輕費也每昕夕侍於陳君所或自奉巾櫛陳君止之曰非缺侍人也淑人曰事夫禮也不可以有人怠今年四十四春秋矣五月十七日以疾疾終陳君喪之慟孛

大器曰陳君其非過哀者歟夫殄厥嗣者妬婦也夭厥生者艶婦也廢厥事者慵婦也敗厥禮者驕婦也離厥兄弟者�七婦也長厥亂者𢃄婦也喪厥家族者横婦也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陳君者兄弟安之姻族頼之多矣其獲助于内者銘曰

甲戌維歲未維月陳辛瘞妻紙坊側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羅玘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予友工科都給事中李充昭

年四十六卒於官前二月二十一日予過其邸扉幂
四闔中切切作微語叩啟之蓬首曳屧面黧喘呷失聲
久强瞠語予曰昨趨朝傷甚今逆氣矣又七日過其外
直廬隸遮入則已鉤幞延頸急須予入曰巳二宿於此
可笥酒乎剩脯乎唉我也覺其神志荒亂急按之其膚
如寒氷而爪及其骨予驚而促之歸歸十日又往候之
方以藥汁沃兩股股腫達臍如冒鼓至掠其肱則巳如
槁木猶掣而諱曰行瘳矣至是日知不可起乃遺書謝

父母昆弟無一語及其妻子而逝士大夫往哭如市明
日罷朝聚語者半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敝車羸馬以
朝者充昭嘗使寧藩卻王金人知之故云或曰使夫人
無死吾見慟哭裂麻者充昭居諫垣不欲瑣瑣言言必
警動當世不然終不言人望之故云下至閭巷小人亦
有嘆惜其死之遽者蓋其為人沈默寬裕持重知大體
不銜皦皦名是時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詔往訊之予
於其行發數難以觀其意曰以宗室尊王以移任處大

臣則釋矣既至果然陞工科右給事中又轉左給事中嘗處分畿內籍地戚里大閹斂手割正寂無影響成化末予與之同以進士改庶吉士今致仕吏部尚書公其從伯父也方掌吏權第宅在西長安而充昭顧僦屋極於東委巷中日夕閉其舍兒不使與鄰兒接杜其或譸張也人問其故曰吾見富貴盈溢親戚子弟鮮有不同敗覆者後尚書去位充名不汚充昭助之居多平生喜追晦菴書法久乃逼真尤善為詩多至千餘篇文殺大

半馬嘗從容語予曰羅允叔評吾文與予軌語已啞啞笑自負予戲之曰奏議似宣公即當至矣盖知其有待大也孰謂其遽止於是耶克昭諱漢號方塘南昌豐城人曾大父伯行大父端輔太學生父資志封刑科給事中母羅氏封孺人妻張氏子僎徹侶三人僎先三歲遣歸代養徹以喪歸癸亥年十一月初七日葬縣治龍窟里之原葬當有銘程正之以狀來督予銘末綴云克昭母娠止八月將疾夢人遺大書曰哭考以今驗之哭考

者考哭之也嗚乎哲人死生其果有異哉銘曰
家失賢子國失良臣子失嚴父婦失良人嗟乎克昭而
反其真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别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
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
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
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

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
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
通其天文地理大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
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恣然心憚
忽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
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
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
諸城尋遷南京户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

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宜言
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得亂政遂以癸丑三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
必不肯言而令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
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
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

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
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
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
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覗公公乃自破甆碗剌右股出血
數升已復手小刄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
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
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

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茍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卒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絶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

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令潘參王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令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令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

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

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鑑矣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竒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銘曰

萬物禀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畀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䕃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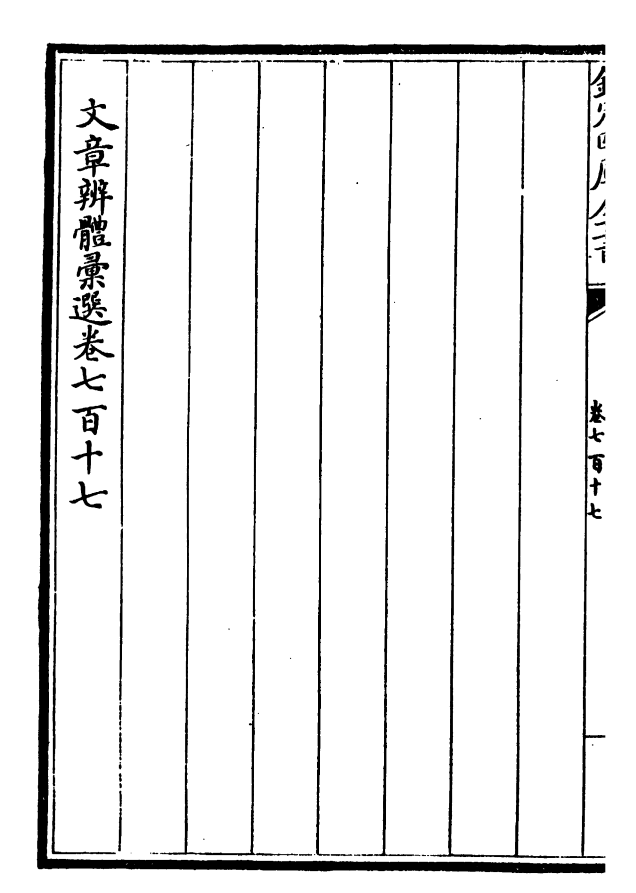
守齋邵先生墓誌銘　徐禎卿

守齋先生卒之二年其孤天相等奉柩塟於虞山北麓興福寺之南原合其母朱氏之兆門人徐某謹摭其行以誌其墓曰先生少孤而警厲遇弱弟妹輙有條範事

有所出不煩於凡而母安之奉母尤謹於禮從閩榮邑
理暨閩大理遠明二先生遊習進士業補縣學生試累
不利乃棄去教授鄉里時少參章公方伯呂公大理章
公遠近延處館下為弟子師莫不推敬而先生能自重
其道罔有下焉晚歲家居及門者日衆先生嚴督不少
弛教且有法故弟子多有造焉性直毅於鄉黨罕游洽
然處夫婦間終身驩然無間言先是其配以弘治丙辰
卒先生哭之哀斂壅以禮越五年而先生疾不起寔辛

酉三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四塟以癸亥十月四日子男三人曰天相娶嚴氏天賜娶朱氏天挺聘蘇氏孫男二人曰必在必堅先生初諱楫更諱木字時濟别號守齋居士曽祖道貴祖彦臯父惟本母葛氏世常熟人先生蚤事經術晚好以觴咏自娱所著有守齋遺稿某年十三四時嘗從先生授章句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咀經發文正且博律身以嚴友道樸抱器不達命厄薄教育羣才志孔樂壽不及德吁可愕潛精斂魂返玄壑

虞山之陰建新槨既固且祥永焉托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一

戸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士有奮儆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懐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褒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

位行越其思之説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説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背逃其憂位非其任而并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説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隂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説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盖由

此夫君仕為户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萬目怛衷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能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户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榷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

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
注雖不能盡究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
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
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
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
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
身狥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予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

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字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子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予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

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塟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寶盖山之麓穿壙堅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塟矣顧有誌余不敢辭乎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脩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冠帶散官涂翁墓誌銘 王慎中

由臨漳門西出曰筍江闤比闠聯突烟起於屋霤東西行者騎躡跡輿戞轂有橋翼然橫江如垂虹飲漢縱東西以達其輿起繫人利病可覩也每橋圯首事鳩財以佐官召役使圯者治行者不病役訖蠲斧鼊蹲載穹碣

以記不忘鐫題石後曰倡義董役耆老某則涂慄齋翁紹也歲饑人餓瘠道死官為勸分聚米煑粥活之出米多受奬則又涂翁也縣官度經費不足懸格募人出錢計其多寡予散官大小以酬之人皆惜錢莫肯應格佐縣官勇赴不吝出錢多得予散官七品賜給衣冠以别鄉人則又涂翁也翁本由貧起富以啬致豐度事出費不妄損一介至所當為能不啬如此戎籍有涂伯堅者不知誰姓户已絶名猶繫籍中仇人指以誣翁之族曰

是為伯堅之涂當勾丁應籍以從伍族人咋齒彈指相視莫知所為翁跳身獨出鳴於官仇人故勁敵不肯服淹三歲乃決費至數百金族人未嘗捐銖髮其不啻於所當為此尤著可記也晚歲自營塋地於槐市山之原或謂翁康疆無艾胡遽謀此子孫多而材何至自為此翁應之曰恒言人生百歲然世何嘗見百歲人即百歲亦必死吾之為此非憂子孫不能葬我所以曉世之不知命者自是盡棄生事以產業分其子留田數畝衣食

其中節縮移用寛然有餘意怡如也老而耳目聰明形氣不倦比卒猶炯然悦豫無呻吟砭餌沈綿枕席之苦兹所謂以天年終者予嘗與翁之孫思謙游思謙來乞銘以塋曰吾祖也賢翁之子淳孫謹夫復因友人求通於予來趣銘曰吾父祖也賢其急於不泯其親而知所托以盡其無已之情事世之庸子頑孫視之良愧翁可為不没矣予既不忍拒淳等之意而翁之賢有可思者故諾其請銘曰

時所謂富者以纎細致鉅羙深有味於細有寧死不苟擲一錢又握利權久目營足赴惟恐有失如沐漆染膩終身不能釋去貧苦日長而富者恚歲之促聞人言死掩耳不肯聽翁皆反之玆其所以為賢與

廣東廵檢涂靜軒墓誌銘 王慎中

予一日行游野外至窰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逗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扃入門門内閩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懔齋翁壽域洎子靜軒公

之壙涉唐歴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涂君思誠益夫也予曰君之親塋耶乃倚墓廬而居也益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丘冡子吾甚愛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冡婦朱氏從吾妻塋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祖之命不敢他塋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塋也譙也閏之未塋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躬治堂寢朝糞夕除勿使穢

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出魁岸負竒氣不樂為齊民期以功名自顯閉户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髮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沮發憤怒駡擲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為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歎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為發笑見齒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為梁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邏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

為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為齊氓耳非汨
汩冗以牟纖細者也晚學為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別
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盡與人
為歡若恐人知其為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益夫之
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別去踰年而益夫衰衣俟門容慼
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令將同歸於此土矣吾父
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慚憤以至没也
思謙不肖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地下之知惟得大

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為足以塞其慚而蠲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辱志吾祖之塋敢並以請予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伍而碩形魄沈瘞維此之宅瞻彼廬矣既靚且蠁魂氣清揚兹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耶立耶僾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惟慈及孝薦蒸實勤滅裂匪報視此銘詞不尚有詔

林沙溪公墓誌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於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奬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知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户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眚特議者不覯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恥為辨竟廢然以

㢠久善於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殁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弔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

行内修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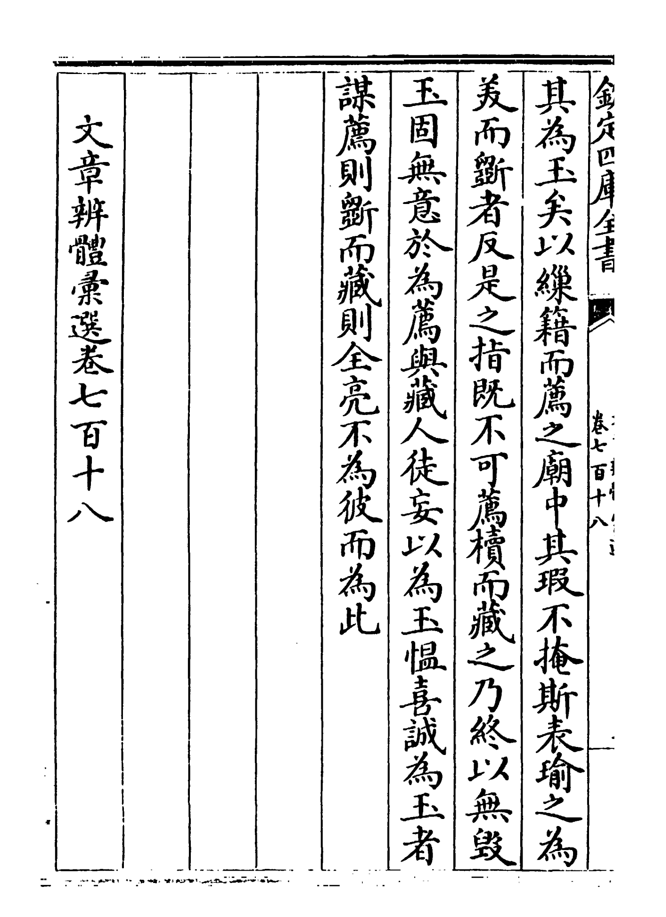
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狥庶人之意以茍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𣅜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奏觴為壽論捄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遂

瑾怒癈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狥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移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内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欲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狥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别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於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㢘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㢘以善化於鄉三十餘年而終盖年八十有一康強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

以勤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一於敬順無誶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没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為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游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隱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

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葬丧三月而
葬禮也公子弘宇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襄其
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
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
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為又以過𠩺惟化𣎴於鄉其
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
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
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複焉銘曰



其為玉矣以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為美而斵者反是之指既不可薦櫝而藏之乃終以無毁玉固無意於為薦與藏人徒安以為玉愠喜誠為玉者謀薦則斵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二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明唐順之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

兵部武選主事於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於家其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旁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櫬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户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為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

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為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籍古人而要於自寫巳意畧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

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爲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邪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爲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官也亦往往多鯁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

詽詽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墻塢之北麓乃克窆公先窆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為之序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學古為儒委蛇步趨抱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臞貤封

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櫬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

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煢煢遭兩喪哀慟積瘩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瘩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户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餽遺問訊之使日不絶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為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為婦之勞而晏然有為女之

樂後周孺人既没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産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於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撫家婦井臼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産為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人之没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餽遺問訊之使其數與疎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携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

贅於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自休也葢孺人所歷於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一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慼矣有懐翁與孺人鼂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懐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侯其藥沒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侯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於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

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鋭鏊鐈鉄也鏊太學生鐈鉄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塟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瑫孫男五塟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於東塋君之兆將塟增瑫既為之狀而順之乃銘曰

夫寔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曽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懐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編修王樾中立道之妻而佘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歳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頴慧紃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為之凡每日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懐翁亦為之擇壻後乃得樾中十有七歳而歸二十有六歳以樾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歳而卒其婦於樾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樾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

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賔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輙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予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撙約於既貴之

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臾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

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
辭櫬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櫬中數千里外
欵欵然如在櫬中之側也既死且憒矣索杯羹嘗之以
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櫬中所盖猶如在櫬中之側也嗚
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櫬中在
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
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
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

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塟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

矣而余為之銘曰

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兹

封孺人莊氏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蹴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

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瘠不復肉矣未幾毋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慟肺之證也每淋輒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䐜腫瘕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為女縱得所歸而已且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褵帨之事以為鬱鬱雖其病必不起而其感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三不可觧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巳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

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為編修以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二十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為能婦余辭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為之綜理也余最迂僻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父母之慕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禮

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二十餘年之歡未嘗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為父母家計者黽黽焉惎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也其教二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余其封十五六年余未嘗為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謫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饜於其夫有官之累然

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盖不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嘗則然也孺人卒於鷄鳴時燭入則澌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囑囑余者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畆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又不獨其病時及暝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説若有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葢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

大致以見孺人之平生于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
思節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
梟則卒之前一月也塟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
姑任宜人之墓而先一年則余弟婦窆焉孺人事姑六
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誌中矣
故於孺人之塟也為之辭以慰之曰
姑於是只娌於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　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窆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余余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昺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

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娩克媲厥美蓋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兾其有子甚於自兾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

孺人既没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巳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畧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夭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

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為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昏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為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䰟其死也不偕行而瘞其同銘以垂厥聲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三

光禄寺少卿沈青霞墓誌銘 明王世貞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寳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

曷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冦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宫憂之亡所出會冦獲我中貴人為蝪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歳一嬈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冦所謂貢者也耶彼傅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内帑饗士醳言者旌功臣冦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

吾姑寬繈以子貢曰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
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
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勿言故小吏
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
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寇幾得以身當一面畢
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盖

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曰以益嵩曰以重於是沈公歛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諠譁亡人臣禮令復謫
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
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
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
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
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絫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
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為公詈相嵩以快
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像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啣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懦避寇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寇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

非有言責毋為耳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歴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禄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

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逋逸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侯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砲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徼為襄理還其諸生

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宪始大白贈光禄少卿賜
祭録一子太學襃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
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
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
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
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
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
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務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强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門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内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慅憤激之氣往往

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壁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衮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袠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袠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為國擊嵩不勝公徙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

韡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詩人莫公遠墓誌銘　王世貞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嘗讀短長之書而覩所云寒泉子者慕之自號亦寒泉子今年七十有六矣一日踵門而語余曰吾病已甚以語醫醫不知也吾數行盡以語日者日者不知也及冬吾必死及其未死也而有請於子吾始自長洲徙而武林也善張九華周興叔二先生為我卜築得武林之湖墅下關

門前有古樹清流其傍丙舍可以栖妻子吾欲即其地坎馬爲木椰周於棺棺周於身預寘坎中死即埋我石碣二一曰明詩人莫公逺之墓一樹子之所撰誌銘令後世知有我足矣余憫而許之公逺生僻好爲詩年十七八即已能爲老蒼語久之愈益苦其思務於人所不經道險譎卓絶以爲功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於詩則益甚過廣坐受牛飲蜩謔絲馳肉飛紅粉雜遝而公逺嘔嘔苦吟自若也若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

復問一切失得憂喜憊快悉委之詩又髙自標置時謂人近出語忽忽不適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柰何於是數見譏困少年貧亦益甚其在長洲時郡守濟南金城材之辟為博士弟子所以揚詡問存倫至晚節撫吳中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倫賔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少陵氏殆為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教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為具武林貲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

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墓寫其遺像歸奉之其談宋君未嘗不歔欷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疇知己者又謂余吾年七十四而詩始成餘日亡幾去死亦無幾何若而可余笑曰比於朝聞寛矣公遠夕死可矣公遠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始婦錢繼婦孫孫舉一子頴一女滿皆婚嫁先世塋在吳齊門外之金鵝鄉銘曰

長洲生武林死中游燕齊逮楚尾獨詩與窮相終始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塟墓誌銘　明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挺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為侍卧起泱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為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

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李乃自請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為壽不恐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守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洪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氣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

海老馬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守也吾所為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盖中丞公巳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黄岩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雁行吾懼其泛駕巳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甌括閒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産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勿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

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婦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黄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媵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箴緁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於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

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李乃自

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

為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

守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貰無千金念給之

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諸會劉瑾敗

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

適有天氣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

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守也吾所為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盖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黄岩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縶靷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甌括闇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産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勿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

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婦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耿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媵黄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黄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蕆鮭鹷如諸母為也盖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鹷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於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還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槖將寘之而逸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為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閈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産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筴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巵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

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傅敕諸婢妾不絶即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輖孫女朝周未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谷某其餘未聘殿卿名邦才

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
某氏卜某年月日塋於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
與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柰何宜人之於里閈見謂
自健也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柰何里閈之於宜人見
謂自健也夫力貧支儉甘茶習蓼脩所不堪一無難色
退言宜人信自健困於捐簏剪結而不變於裝橐千金
即不變於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百不失一
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

人信自徙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薄所而㡳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於甥於髧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徙也大誼章章而譽近於悍又柰里閈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李子朱買臣之取絶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紫槖唯恐其汚巳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閈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曰弓彊子彌衣鞁於

裹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爲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大誼用章此焉攸

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四

詹仰之墓誌銘 明歸有光

仰之姓詹氏諱嵩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

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乃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耶為貫與為學者異趣也令為學者其好則貫而已矣而為貫者歟為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恍然如生相與為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

巖秀崑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塟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隱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

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冐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為朱氏今蒲華里人皆稱為橋内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益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為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為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為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

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録
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
常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
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
怨至老乃益寛和絶不與人校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
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録主司第其
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愿云君配李氏繼嚴氏
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

項陞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宫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恨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塟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露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葸也躬草萊兮貪墳典也苦為義兮自

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閒野兮老閑楗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高君墓誌銘 明徐渭

君諱陛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户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歴陽君為人如出冶劍少即露鋒鍔師參議胡公

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
産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
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
歲襲了不見猒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皆知髙
髯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
營且貲往往傾橐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
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
裁於義時召客把䰅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

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莊平清豐時當吾貫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怪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夕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

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令塟也諸子來告曰曰令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二十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蹇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檄爾兮孰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徐渭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

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户某之弟為徽江府諸生羙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十二十一病死時涓府君已舉於貴父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隷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為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為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禄豊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過宜人姪佐旅語及宜

人府君稍以媒徃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為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為千户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税於府君因憶徃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徵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

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别故其

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廹後家零落舊使侍

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

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訣而命火其骨歸太

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

塋焉宜人性絶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内外莫不

敬憚其描寫俎醢為世女師其才畧酬應畜釀種植出

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暮數為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姪某家時凡游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實渭事多不

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柰何在此魂欲留兮柰何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武邑知縣封奉政大夫祠祭郎中鄒龍巖墓誌銘

沈一貫

夫士惟無志志立則朝受事而夕拜其賜需時先後哉余觀餘姚鄒先生可誌矣先生諱名字仁甫自為諸生

有大志藝精出人上嘗試為八邑首而久不遂晩以貢入則其子學柱為儀制主事矣會天子推恩先生當封而不肯受曰吾亦有志也遽以子官閼我哉乃謁選得武邑尹既之官三月上疏損其社疏畧曰武邑民幾五萬口而地止四千頃地少而鹵民多而貧乃有二十五社夫社多則賦多而不能給臣按比縣棗強地三於武邑南宮兩之新河溢四之一皆肥饒而社不滿二十五率四百頃一社耳今武邑社不能十頃少或五六頃以

五六頃地而供一社之費不疲何往請比慶都南樂例損武邑為十六社稅畆不減而少弛幣餘之賦民其有瘳焉疏奏户部言上許之又減其巨户四之一其說曰縣故巨户四百為三等取盈於上則民實不中貲繭絲盡於下矣今酌經費可減為九十户户無上上上中自上下差降之三年而更率三年後一年民又稱大便先生既為武邑議興革問父老尚有苦乎吾為父老除之父老苦驛傳先生省其賦計驵儈以佐費而官顧役以

兗父老又苦盜先生申保甲十條有大盜逸界中輙得之監司下其法於諸邑其他簿正諸冗費尤多蓋在邑歲餘而省金二千皆著為經制云一日又問父老尚有苦乎皆對曰無有先生為一笑既而嘆曰吾素羸疾自為令臂月減一分所以忍不去為父老也父老幸無苦苦我矣即請致仕而上官持不許會朝闕下遂上書解綬歸就儀部封已加封奉政大夫祠祭郎逍遥林壑之間甘糲煊布顧獨不廢勤也貴官人非禮不見邑以

鄉飲賓之不得已一徃已則庶訓學柱以廉蓋直方君子云自正德丙子距萬歷戊子享年七十有二配丁宜人縣學生丁公介女子二文柱府學生娶金丈學玄女學柱戊辰進士雲南按察使娶陳公如賢女封宜人銘曰

士固有志靡靡者噬誠服於治一劄必竒孰即清途不黜世資誰其食肉閔此惄飢矯矯鄉先赴其素期慮周民瘼朽骨生肌介直以勞為吏人師稍試輙收固未易

知昌其嗣君誨之不淄我懷伊人如璋如圭雖其瘞之江山暉暉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塋墓誌銘 湯顯祖

余讀李本寧氏為歙潘仲公殯宫銘有子之恒以文名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為仲公配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恒為國子上舍以文事游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前後所為二尊人傳志哀誄馳

而告曰潘故周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剌歙者留家馬宋建炎中武節大夫珏實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恒大父判汀州郡事侃先人其仲子也少俊敏涉畧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仲子令受賈于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竒澗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而母飭於婦事靜好柔恭歿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某所

卜未有日請豫為之銘噫甚矣之恒之不欲忘其親也
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為仲公為人開達志義
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
孝子贖唐太史皐遺宅祠皐是亦氣決者能耳余獨喜
其不就督府幕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
公宗憲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檄時權重能暴貴富
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以免伏
崖壁覷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真州守帥盧鏜故習

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公歎奇此兩人為言于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而以文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為公子功仲公聞之笑曰彼以我為真賈者耶去吳走真州不受嗟夫此不唯知二子且知胡公游處泊然榮瞀無所與有非高步遠識漫然氣決者能乎而孝睦之節甚著内恕孔悲則吳孺人褰馬汀州公性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

而饋至仲則吳孺人常為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留為汀州公歡噱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好流羨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為季也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蹴鞠技擊倡優襍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辨盖汀州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

孺人亦往往致謹於冡婦姒氏禮遺諸姑緩急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以其女子來公殁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家及仲公多嬖吴孺人安之曰樛木谷風之詩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耄而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毁也而吴孺人亦以其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於危絶為舉數喪殁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内恕孔悲者與至于之恒羨而文所遊客多車騎長者禮際治具滋

益恭然亦時以意諭之恒曰兒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厲本業已而嘆曰勉之汝母亦旦暮人耳竟未終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卜貳於真州陳凡生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忘吾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竒氏狀中宜為銘銘曰

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反復可喜推進利國恥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之傲實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内

禮洽存亡義貫父客小往子客大至𩍐眷蓄青媚於三世世曰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斂奇服是偕通人懿妻倫常哃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三紀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我賡為銘貞其休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